

日本文坛最具号召力的五星女旗手烹制全新“感觉大餐”

2002最畅销作品**500,000册**



「《N·P》？那是什么啊？」

「North Point（北角）的缩写嘛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那是一首老歌的歌名。」

「什么样的歌呢？」

「嗯，一首非常哀伤的歌。」庄司说道。

N·P

吉本芭娜娜◎著
吴继文◎译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NIP

吉本芭娜娜／著

吴继文／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N·P/吉本布娜娜著. 吴继文译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3.3

ISBN 7-222-03633-8

I. N·P... II. 吉本... III. 吴 (译) IV. 翻译小说—日本—当代 V. I30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5237 号

本书版权由台湾时报出版社授予大陆简体字版本

N·P

作者: 吉本布娜娜 (日本)

责任编辑: 钱 雯

美术设计: 王玉辉

责任印刷: 马跃武

N·P

吉本布娜娜 著

吴继文 译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邮编: 650034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20 千

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22-03633-8/I·1092 定价: 15.00 元

日本最具实力的畅销作家倾心打造“感觉大餐”

目

录

N·P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1
单行本后记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204
文库版后记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206
解说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211

3313.4

1305

——N·P 是一首非常哀伤的歌……



N·P

N·P

我所知道的是，这个名叫高瀬皿男（takase Sarao）的作家并不快乐；他长期客居美国，所有作品都是在那些失意岁月中写出来的。

我也知道他在四十八岁那年自杀身亡。

他和离异的妻子生了两个小孩。

他的作品最后结集成书，在美国也曾经引起一阵小小的波澜。

书名叫《N·P》。

里面收录了九十七则短篇。他看来不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，所有作品都只是些有如随笔一般的极短篇而已。





这些都是从我以前的男友庄司（Shoji）那里听来的。他发现了未发表的第九十八篇，并将它翻译了出来。

据说一群人围着营火轮流讲鬼故事，讲到第一百则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。没错，刚过去的这个夏日，我活生生地闯入了那第一百篇故事里面：浓烈的空气，仿佛要被夏日的天空吞噬的感觉。一切都发生在极为短暂的一段时光当中。

嗯，回想起来，我只有在五年多前，还在高中就读的时候，曾经见过高濂皿男的两个孩子一面。

那是庄司和我一起出席的一场出版社主办的宴会。会场占地极广，巨大桌面上罗列的银色食器里装盛着各式菜肴，洋兰造型的许多小小水晶吊灯底下，来宾各自群聚高谈阔论。

放眼望去几乎看不到几个年轻人，因此发现他们的时候格外感到兴奋。





庄司和别人讲得正起劲，我趁机稍稍往他们所在的地方移动了几步。突然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：这两个人似乎不只一次出现在我的梦中。不过我马上又回到了现实：我懂了，不管谁看到他们都会产生同样的感觉。

一对无来由地教人产生乡愁的男女。

庄司注意到我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于是走过来对我说：“嘿，那对姐弟是高濂先生的遗孤呢。”

“两个人都是？”我问。

“听说是异卵双生。”

“好想跟他们谈谈话。”

“那就介绍你们认识怎么样？”

“别忘了在这里我可是个二十岁的成年人喔。谁像你，胆小鬼！”我笑着说。

“知道了，失敬失敬。走，帮你介绍嘛。”庄司也笑了。





“等一下，我想再多瞧他们几眼。”

我觉得从这个距离看他们最理想不过了。如果开始讲起话来，就没办法再仔细观察他们。

关于他们两人，我只知道是高濂血男年轻时结婚所生的，年龄和我相近；当他们还很小的时候，高濂血男已经离家远走了高濂先生去世后，他们随着母亲回到日本和高濂家族的人同住。

我看著他们，想到两个人一定遭遇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过往。

姐弟的身材都很高挑，头发是褐色的。女孩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但肤色看起来润泽而富于弹性；小腿肚纤细而结实，脚上套著黑色高跟鞋，露肩的套装上露出一张涉世未深的脸。她不可思议地拥有一种清纯但性感的魅力。

男孩长得非常好看，除了眼神稍显黯淡以外，全身都健康得甚至让人可以看到“希望”这东西。那双





眼睛隐约透出狂气，总教人不禁联想到父亲的遗传。

两个人都笑容可掬，常常说没几句话，就会相视而笑。

看著如是情景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画面。

那是从前我到住家附近一座植物园散步时发生的事。在几乎看不到人影的广袤园林中，沐浴着金色夕照的翠绿草坪上躺著一对母子。约下个月大的婴儿被平放在摊开的白色浴巾上，年轻的母亲既不是在逗弄也没有在笑，只是专注地凝视自己的孩子。偶尔好像想起什么，也会抬头仰望天空。

两个人柔顺的鬓毛都透著阳光，并且被微风轻拂，在夕阳中留下深深的阴影，静止犹如魏斯^①的画作。

这时我观看的视线突然拉远，彷彿变成神的眼光，而幸福与忧郁都一起融入了这幅永恒的黄昏风景。





同样的画面也围绕高濑姐弟四周，一种充塞于灿亮黄昏天空的忧郁，即使年轻或欢乐都无法抹消的忧郁。也许那是血液中奔流着的，一种类似才华的骚动。

我问庄司：“嘿，你要开始翻译高濑血男的小说了吗？”

“没错啊庄司看着我，语气带着点骄傲。

“标题叫什么来着，好像是字母之类的？”

“叫《N·P》啊。”

“《N·P》？那是什么啊？”

“NorthPoint（北角）的缩写嘛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是一首老歌的歌名②。”

“什么样的歌呢？”

“嗯，一首非常哀伤的歌。”庄司说道。

那天，电话铃声突然从我睡梦的最深处震天响起。

“……喂喂？”





我从床上伸手抓过话筒，听到里面传来姐姐低沉的声音：“风美（Kazami）？是我，你还好吗？”

那种国际电话特有的断断续续的感觉反而让我清醒了过来。

“啥、什么事啊？”

薄明的房间内寂静无声，看一下时间，是清晨五点。透过窗帘的缝隙，可以看到外面黎明时分深灰色的天空。我迷迷糊糊想着，梅雨季节看来还要持续下去。

“没什么特别的事，就讲一下电话。”姐姐说。

“你又把时差给忘了，我现在这里可是清晨五点耶。”我说。

“抱歉抱歉。”姐姐笑着说。她嫁给一个外国人，住在伦敦。

“你那边现在几点？”

“晚上八点。”



每次想到时差这件事，都会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而大老远将两个人连结起来的这条电话线，特别令人觉得珍贵。

“最近好吗？”我问。

“告诉你，我梦见你了。”姐姐说，“梦到在我们家附近看到你。你和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手牵手走过来。”

“你们家附近，你是说伦敦？”

“对啊，我们家后面的教堂那边二。”

“看来是个好兆头。”我高兴地说。姐姐做的梦一向都会带来好运道。

“可是，怎么说，两个人看起来都有些悲伤的样子呢。梦里面我没办法跟你讲话。男的身材高大，一副神经质的样子，穿着一件白毛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穿的是水手服学生装。所以我想呢，会不会这样的画面暗示你跟人家有什么婚外情？”





“才没有!”边说心里着实吓了一跳。姐姐梦到的，一定是我和庄司在散步。

可是姐姐根本不知道庄司这个人。

“哎呀，看来我已经不灵了。”

“嗯，不过这对我们都是好事。”说是这么说，我不禁想到这会不会是什么预兆？不容讳言这阵子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不过并不是回想，而是他的身影会突然浮现在阴雨的天空、潮湿的深黑柏油路面或街角明亮的橱窗上；尽管他早已从我脑海里消失。

“你老公还好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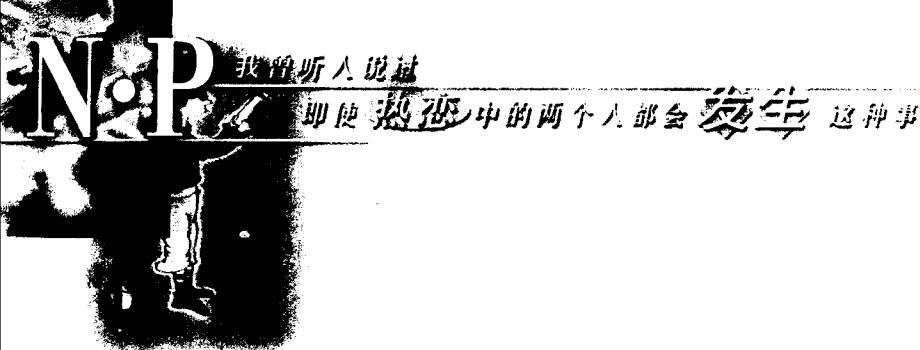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得很。我们打算冬天一起回日本。最近常不常去看妈妈？”

“嗯，偶尔会去。她很想念你呢。”

“帮我问候她一下吧。就这样，抱歉把你吵醒了。改天再打给你。”

“拜托先把时差算好了。”





N·P 我曾听人说过

即使熟悉中的两个人都会发生这种事

“知道啦。提醒你，小心别陷入痛苦的婚外情罗。”
姐笑着说。我连声说好，然后挂断。

把话筒放回去后，房间里面的寂寥仿佛带着有形的轮廓逐渐逼近，满满是黎明前的淡蓝。

姐姐的话提醒了我，赶忙下床打开书桌的边柜，
拿出平常很少碰的箱子然后打开。里面有一册旧旧的
平装《N·P》一本记事簿，还有一只沉重的劳力士手
表。

这些，是庄司仅有的纪念了。

他在四年多前服安眠药自杀。自从我拿到这几样
东西以后，它们无时无刻不盘据我心中一角。

譬如白天，在我工作的大学研究室里，偶然凝神
倾听，远方的街道上正好有救火车的警笛声传来的话，
立刻会蹦出“会不会是家那边失火”的念头：可见它
们对我有多重要。

我把它们一一拿出来检视，确定无误再回归原位，



然后才躺回床上，重新入睡。

一直到十九岁为止，我都是和妈妈以及姐姐住在一起。

在我九岁、姐姐十一岁那年，爸爸和妈妈离了婚：原因是爸爸另外有了一个女人。

本来一直从事口译工作，常常到处飞来飞去的妈妈，离婚后为了照顾我们，改为留在家里做笔译，不管是替别人的翻译打底，或是各种访问的翻译，她都来者不拒。

家里少了父亲固然有些冷清，但我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有趣。虽说是一个妈妈和两个女儿，但彼此的年龄、角色成天变来变去。一个哭泣，另外一个就来安慰她；有人沮丧，就会有人激励打气；有人撒娇，就有人温柔地拥抱，谁要是生气了，别人就会过来消除误解。





慢慢的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

妈认为三个人真正聚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；于是决定教我们英语。每天晚上十一过十点，我们围坐厨房的桌子，打开笔记本，向妈学一个小时英语，发音、单字还有简单的对话。小小年纪的姐姐和我，心里其实很不以为然，但为了妈妈我们还是耐着性子上课。

所以对我们而言，想到妈妈的时候，脑海里浮现的画面，不是她在厨房工作的背影，而是她戴着银边眼镜教我们英语时有些狼狈的侧脸，或是翻译时快速翻阅字典的白皙手指。她一方面教我们，一方面又好像在重新认识一些简单的、浅之又浅的东西，仿佛藉此可以折返人生的起点。她那全力以赴的神情好美。

现在三个人已经不住在一起，每次和妈见面，谈到我之所以能够在英美文学研究室上班、姐会嫁给外国人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都是我把英语的趣味性教给你们的缘故”。我认为这至今依旧是妈最最让我感戴的地





方。

隔天早上，我啪地睁开眼睛醒来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从窗帘缝隙看到的透明夏日天空，像极了刚刚梦境里的色调。

梦里面我哭了。感觉我从梦中的清澈河流带回一捧沙金。

“因为哀伤而哭泣，或者是因为哀伤已经结束而哭泣呢？不管是什么，总之都不太想醒来就是。”我呆呆地想着。

沁凉的风从半开的窗户吹过来。

由于这个梦，即使到研究室开始工作了都还没从那种情境脱身。

一整天我不是打破茶杯，就是弄坏影印机，没一件事是顺利的。

“见鬼了。”这句话不晓得讲了多少次。真的很奇

